

沉痛悼念我最敬爱的顾孝诚老师

Posted on [November 5, 2012](#) by Zhiqiang Jiang

来波士顿以前，我在学校最后探望过的老师就是顾孝诚老师。

那个时候，她在收拾东西，准备给高歌师兄腾出空间工作。就是在那个我不顺心就去找她聊天的办公室，她告诉我她年前刚刚动过手术，摘除了一个肾。她说她恢复得很好，甚至出院后自己一次爬五楼回家。临别，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努力工作学到真本事实现自己的理想，叫我去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叫我不要因为心疼钱舍不得吃穿。

过来这边以后，顾老师还给我发信，给了我 Tom Fox 老师，Thomas Roberts 老师和施洋老师的联系方式，叫我遇到问题可以去求助她的这三位朋友。但是她不知道，我在这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川昀师兄告诉我，她年前的手术并不成功，第二次手术已经使她很难起床了……教师节，我给顾老师打了电话。其实我心里很纠结，因为也许这样的电话很费她的精力，可是我却真的很想听听顾老师的声音。加上罗静初老师给我说到的注意事项，我打了电话。其实那个电话打了很久，打得我又想早点结束让她好好休息，又舍不得挂断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还像以前那样洪亮，这叫我有些许宽心，可是她给我描述的症状又实在叫我揪心。透明细胞肾癌，转移至脊柱、锁骨……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顾老师宽慰我，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治疗，其实她心里非常清楚，叫我不必为此分心。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我手里的实验能够快快成功，也许能够提供一点点帮助。可是，这太不现实了，一次次失败或是模棱两可的结果，只是叫我徒增烦恼，也在提醒我无数被我们称之为大牛的那些人百十年来走过的路无非是证明癌症的确是一种疑难杂症，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快速找到答案。

那次电话以后，我舍不得再打电话打搅顾老师休息，只是希望能够早一些有机会回国，去看看她。直到今天早上，像平常一样打开校内邮箱，却发现前面几条就是陈延哲和孔雷师兄发的悼念顾老师的帖子。在那一刻，所有跟顾老师交往的经历瞬间凝固成了回忆，我摔了鼠标，哭了。

记得到北大上学之前，就听说过跟顾老师相关的很多传奇般的故事，说她出身大家闺秀却淡泊名利献身国家，谈到她在做结晶牛胰岛素的种种传说，也谈起她作为 CUSBEA 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和吴瑞先生一起，撑起了现在华人生物领域的一片天地……真正接触顾老师，却叫我很难将她本人和这些传奇联系起来，因为她是一个看起来平常不过的老人，花白头发，穿着朴素整齐，个子不高，却有着异常平静却洪亮的声音。多少年后，在波士顿租房的房东崔道珊老师讲起这位比她大三级的师姐，说那个时候同学们叫顾老师“大喇叭”，可见顾老师的声音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顾老师听闻，只是说，“现在老了，没电了，也再没人这么称呼我了。哀哉！”

其实现在想起顾老师，满脑子还是她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伴我走过了 5 年。为了促进生物信息分析和实验研究的合作，罗老师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例会，叫我做主持人。顾老师尽管事情很多，但是这个例会却每次都参加，每次很早就到，认真听每个人的讲述。听毕，她总会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她的提问：“我能问个很 stupid 的问题么”？但是当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至少对于我而言，总是感觉这样的问题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除非我也可以像顾老师那样几十年来不间断的广泛阅读文献而使自己的经验得以积淀。这个例会举办了一年，后因实验时间紧张没有继续下去，但我还是经常会去顾老师办公室找她聊天，请教她关于我喜欢的研究方向的想法。其实就是这一次次的提问和一次次的谈话，她将我本来模糊不清的研究思路慢慢拨到了我现在坚信并致力走下去的研究道路上。最近刚参加了这里举办的 Systems Medicine 的学习班，本来以为自己只是误打误撞的草根（其实我一直也就是个草根），却发现跟顾老师一起讨论的东西其实已经比这里讲述讨论的东西走出很远了。

能做顾老师的学生，其实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因为只要叫她一声老师，她就会把这位学生当做珍宝，你就会有机会在她那里感受她的博学，她的谦和，她的严谨和她的爱护。记得有一回她答应朋友修订生物中英词典，对于有一个老词的翻译她不敢肯定，就向我询问，我就查了文献给她提供了相应的资料。那个教师节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说她给主编提到我帮她查词条的事情，主编一定要给我些钱作为感谢，在顾老师的建议下，因为临近中秋节，最后送给我一盒月饼。可是查些文献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样的小事顾老师却如此重视，实在叫我感怀深切。

我也听过顾老师做的报告，报告中她讲述的事情也是关乎结晶牛胰岛素，CUSBEA 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私下当中她从没有跟我提及。听她的报告，感觉就像是在陈述别人的故事一般，没有惊心动魄，没有波澜壮阔，就是最平和的一个讲述。结晶牛胰岛素，这个我上学时在历史课本上记载的故事，在她的描述里，这就是完成的国家交给的一个任务。但是我想，那堆在一起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往下看到全貌的，一片一片画着结晶图谱的玻璃，记载的艰辛应该远远超过顾老师语言中的淡定所能代表的程度吧。而 CUSBEA 项目，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王晓东教授、施洋教授、陈志坚教授等等一大长串我必须仰视的超级大牛人的集合，而在顾老师那里，她如数家珍般的讲述每一个 CUSBEA 学员给她的印象，仿佛那些才是她最为宝贵的财富。不管是听顾老师的讲述，还是跟顾老师聊天，就像是在品一壶清茶，入口绵香，余味袅袅，听的时候，仿佛自己的内心也被抚慰的安静了下来。只是想到，今后品味顾老师的这种宁静淡雅已经成为一种奢望，不禁为之悲戚。

在这里记录顾老师信中的一段作为座右铭吧：“我虽也为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高兴，但却深知自己尚有很多短处与不足，不可骄傲自满，这些不足遍布文化、人才、交通、管理、体制等极多方面，全面克服赶上，谈何容易！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人的文化教育和素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来就非易事。从孙中山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从国外不

仅带回了新知识、新技术，还带回了新思想，中国的将来就靠你们这一代人了。我诚心诚意地祝你成功”。顾老师几十年为国家的生物事业燃烧自己的生命，她的殷切希望无比沉重。我有个愿望：将跟顾老师讨论的研究方向好好整理，踏踏实实做成课题，发表出来，在文章中写下纪念顾老师的话。

以后，我想我会经常给别人讲述顾老师的传奇，让顾老师的故事继续下去。我会告诉他们，别人都说中国现在是缺乏大师的年代，但是在我心里，顾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愿顾老师安息！

学生江志强

2012年11月3日於波士顿

PS：今天给顾老师给我的三个邮箱（顾老师三位在波士顿的朋友）发了信。当初收到顾老师邮件的时候，还自信满满的以为自己可以在做出成绩的时候再联系他们，届时还能帮助老师们联系更加紧密呢。谁知来这里刚刚六个月就不得不启用了这些联系方式，而且内容还是这样难以叫人接受的事情。在这里摘录他们写给顾老师的话，留作纪念吧：

“She was an amazing person and I will always treasure our friendship! We had recently sent her a formal letter of thanks for all her great works from Harvard. I hope it arrived in time.”

—— Thomas Roberts

“I got to know Professor Gu quite well over the years and believe it or not my first meeting with her went all the way back to 1982! She will be fondly remembered by many whose lives were touched by her.”

—— Yang Shi

“This is a great loss for so many of us. But we also have such fond memories of Professor Gu. She not only was a help and inspiration to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at Beida, but she mentored many of her friends in the US with her wisdom and her unflinching concern to further others' opportunities and careers.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I saw her demonstrate the very best qualities of a superb teacher...I will always be saddened not to have one more talk with her.”

—— Tom Fox

不管怎样，我想好好工作才是对顾老师最好的纪念。

2012年11月4日

PSPS：我也很愿意在这里同大家分享顾老师给我最后的几封邮件，既是留念，也是对我辈的一个激励。我会在实验不顺利的时候翻出这些邮件看看，一如之前跟顾老师的攀谈。时至今日，每每读到这些邮件，依然能够想想顾老师的音容笑貌，令人伤怀。

Jiang Zhiqiang,

谢谢你到波士顿后立即来信，知道你平安到达，非常高兴。由于各种莫明其妙的原因，迟复甚歉。近日报载，中国留学生在南加州大学遭枪击，使我很惦念你，希望你一定小心注意安全，不要省钱住不安全的地区，更不要炫富，吃好睡好，保持健康，精力旺盛，认真学习，才是你目前的主要任务。

崔道珊这个名字还有点印象，哪年毕业的却不记得了，大概是 1954 年吧？我当年确有“大喇叭”的雅号，原因是说话嗓音甚大，现在老了，没电了，也再没人这么称呼我了。哀哉！她现任哈佛医学院老师，了不起，请代我向她致意和问候！欢迎她有机会回来“探亲”，同学虽非传统意义上的“亲”，加上“母校”，也够一“亲”了？！

你有意识地注意哈佛环境中的大小特点，与国内比较，发现差距，我非常高兴。我虽也为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高兴，但却深知自己尚有很多短处与不足，不可骄傲自满，这些不足遍布文化、人才、交通、管理、体制等极多方面，全面克服赶上，谈何容易！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人的文化教育和素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来就非易事。从孙中山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从国外不仅带回了新知识、新技术，还带回了新思想，中国的将来就靠你们这一代人了。我诚心诚意地祝你成功。

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在看到新鲜现象的表面差别的同时，进一步想想，这现象反映背后在指导思想和目标方面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差别，往往远非仅限于习惯。有时会惊奇地发现更大的差别和差距，直至震撼！

我前天去肿瘤医院体检，因为医保手续不全，白跑一趟！下周再说吧！谢谢你的关心。

祝好！

顾孝诚

选自 2012 年 4 月 13 日邮件

江志强：

能在安全的地方找到住宿，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向你祝贺。

波士顿是个在学术上和历史上都丰富多彩的城市。我从来就认为，了解一个城市的办法，莫过于走路。我在波士顿时就努力多走，很受教益。你在工作之余，读点历史，然后去走，也可尽情享受一番。跑步倒要选择时间和地点，虽说那里环境污染比国内轻，但还是注意为好。关于科研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方面的问题，也许慢慢地会有新的理解和看法，不要着急。人到一个新环境，都会有新鲜感，喜欢与已知的环境和习惯做比较，有利于学习和思考，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再也不想了。希望你保持新鲜感，不断思考，会有收获。哈佛医学院的人，多对自己的研究抱有极大兴趣，因而动力不同。这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差别吧？

顾孝诚

选自 2012 年 4 月 16 日邮件

Jiang Zhiqiang,

I am retired since the last century, in 1995. Seventeen years have passed by since then. So it's really high time I disappear from this stage now. I am old, and a cancer survivor, waiting to have another surgery any time as informed by my oncologist. The main point is: I am so old and out of date that I can't be of much use any more. You know the Dean of PKU Life Sciences College as well as CBI are so short of office space, so it's natural that I make space for younger scientists by moving out. CBI, Wei Laoshi and Luo Laoshi have been so kind in accommodating me for so many years and they are still inviting me to stay on by sharing the office with Gao Ge, a new PI of our CBI. Which is what I am doing now: to throw useless things away and invite Gao Ge in to join me. But I know that won't be long, since I'll be moving at home also.

I may be moving to a new apartment in Wu Dao Kou, near a shopping mall, if you know where that is. Since it's going to be further from PKU campus, I shall not be able to come to office as often as I do now. So I won't need this office as much after I move my home away. Sharing of the office is just for a transitional period so that nobody feels bad or too sudden about it. You know, when people get used to an idea they accept it more easily. Naturally I shall be keeping my computer and seat here at CBI for a while, just to keep in touch, with people like you, if anybody else. Also to seek help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many ways in which I am relying on CBI for help. But that can't be too long either. I hope I shall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you back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in you and your future success. But, who knows?

Summer has arrived in Beijing so suddenly and quickly, with lots of flowers in bloom and pollens in the air to make many people allergic. I believe you are suffering from the same problem in Boston. Take it easy. It will go away soon, after the first flowers are over.

Best,

Gu

选自 2012 年 5 月 7 日邮件

注：江志强同学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2006 级博士研究生，曾与北大生物信息中心合作构建了拟南芥激素数据库和叶片衰老数据库。2012 年 1 月获博士学位后去美国哈佛医学院布莱根妇女医院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中心从事癌症免疫治疗方面的博士后研究，现在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任职。